

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選注

心厚風俗合於古者得官之不難
有益風化指向無謂本草妙丸文
慈直一毫前人
鄉子
清貧而全其德長及才學通鑑
一種家學傳承幼石中銅簡
讀足當不悔珍唐士石華繁

歷代水統序跋選注

I 207.4/3

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選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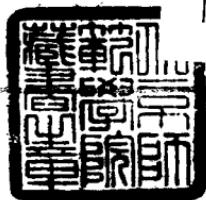
曾祖荫 黄清泉
周伟民 王先霈
选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78890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878890

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

曾祖荫 黄清泉 周伟民 王先霈选注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1插页 212,000字

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4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252 定价：0.84元

前　　言

我国小说理论遗产的内容十分丰富，形式也多种多样：有专论，有序跋，有评点，还有散见于诗、文、笔记中间，以及小说中作者直接地或间接地表述的理论观点。对于这些宝贵的思想材料，过去有些同志，在资料整理和理论研究方面，做了不少的工作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；目前也有好些同志正在进行这项工作。但总的说来，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够的。“五·四”以来，我们在小说创作和小说研究方面都较多地注意借鉴西方的经验，而在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，正如郭绍虞先生所指出的：“我们研究批评史，往往是较多地注意文论、诗论，而较少注意小说、戏曲的理论。”（人民日报1980年11月5日《为建立中国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努力》）为了批判地继承并发扬古代小说传统，从中吸取有用的东西，以建设中国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小说理论，并在当前小说创作的民族化、群众化方面提供一点理论借鉴，我们近几年来，结合教学需要，作了一点历代小说理论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和研究工作。现在就我们收集的历代小说序跋中，选出五十来篇，加上注释和说明，呈献给读者。

在我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各种形式的著述中，序跋不但数量较多，而且往往更显体系性、完整性，更富于理论色彩。在编选本书过程中，我们形成下面这样一些印象：

首先，历代小说序跋，纪录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于

小说观念的演变的过程。先秦和两汉时期，人们对于小说的观念，我们只能从诸子的典籍以及史书的记载中加以逆揣；从魏晋六朝时期起，就有以小说序跋形式来正面阐述小说的观念了。发展到明代，由于小说创作的各种题材和体裁都相当完备，在序跋中反映出“小说”的概念已相当精确，有的序跋还清理出小说发展的基本线索，概述了历代小说观念演变的简要轮廓。小说序跋中的这部分材料，记录了我国传统的小说观念的来龙去脉，彼此间的内在联系，以及这个概念由浅入深、由浑括到精确的深化过程，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古代小说理论发展的规律。

其次，历代小说序跋，有许多是当时小说艺术实践的理论概括。它们从不同的角度，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小说的本质特征、小说的创作方法、小说的欣赏和批评等重要理论问题，而且有比较深刻的认识；在某些问题上，如果我们把几个序跋结合起来看，这些认识还是相当全面的。它们对于我们今天的小说创作仍有现实意义。许多序跋作者，还结合着对具体小说的评介，提出并阐述了我国小说理论中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范畴。这些范畴是我国古代传统审美认识发展的历史产物，标志着古代小说理论家对小说艺术认识的一定阶段。特别是明清两代，序跋中提出了一些成双成对的充满了艺术辩证法的小说美学范畴。如黄越在《第九才子书平鬼传序》中提出了“有”与“无”。张无咎在《北宋三遂平妖传序》和吉衣主人在《隋史遗文序》中提出了“奇”与“正”、“幻”与“真”。无碍居士在《警世通言序》和睡乡居士在《二刻拍案惊奇序》中提出了“真”与“赝”。李日华在《广谐史序》中提出了“虚”与“实”等等。这些范畴，反映了明清小说理论家们对小说的

各个方面所固有的本质联系的思考，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。

再次，历代小说序跋，都是在作品完成或梓行的时候，由作者自己或者是与作者、作品关系密切的人写出的；这里面保留了一些十分珍贵的中国小说史料。如明清时期，除了当时的作家、理论家高度评价小说的社会作用之外，一些政治地位相当高的人，也署名为小说作序。小说序跋中保存的这些资料表明，随着时代的演进，创作的发展，小说的社会地位也逐步提高了。有些序跋，提供了一部作品的十分准确的整理、修改和成书的过程。有些序跋作者，因与小说作者关系密切，提供了一些了解作者与作品的十分直接的背景材料。至于序跋中所保留的关于古代小说版本的材料，尤其值得珍视，这从文化史的意义上说来，也是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的。

当然，历代小说序跋，由于时代的局限，它的内容相当复杂，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并存。有些序跋，完全是用广告经纪人的口吻作商业的推销；有些是借序跋来宣扬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；也有些是敷衍应酬、谈玄论道之作。

基于上面这样的一些认识，编选本书的时候，在材料的取舍上，我们注意到：

第一，所选序跋，要尽可能地反映小说理论发展的历史状况，有助于总结中国小说理论发展的历史规律。

第二，所选序跋，要为当前小说创作的民族化、群众化提供历史的借鉴。

第三，所选序跋，要有利于建立中国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小说理论。

第四，有些入选序跋，在文化史上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

值。

这样，我们在选材方面，偏于求精、求严。我们选取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，在理论主张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序跋，以便了解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；选取评价不同题材、体裁、风格和流派的小说的序跋，便于提供历史的借鉴；选取在理论上独到见解或在文化史上有一定价值的序跋，以便继承和吸收；有些小说本身的内容落后甚至反动，但序跋有意义的，我们仍适当选取；有的小说和序跋都很反动，但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，我们也酌情选取，以保留历史的本来面貌，以便从反面得到启发。这样，我们汰去了广泛搜集到的材料的十之八九，这里所选的仅及十之一二而已。

所选序跋，一律按照序跋者的时代编次。序跋文字，我们尽可能地作了校勘，凡因版本不同而出入比较大的，在注释中加以说明；序跋中与小说理论无关的部分，我们也不作删削，保持原文的完整。

每篇序跋，我们都作了简要的注释，目的在于疏通文义，以便于读者理解本篇的理论内容。因此，文中用典、用事、运用成语或引用资料的地方，都加以注释。注释力求简明，遇有歧义，一般都以一说为主，避免繁琐。前面注过的，除个别因前后文的着重点不同而需要再次解释者外，后面一般都不重注。

说明部分，对所序小说的版本、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作简要提示，对序跋的主要论点作了分析与评价，着重探讨其理论意义，以及在小说史、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影响；凡是序跋中局限性比较突出的，作简要的说明。这些，都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参考，并借以帮助业余爱好者把握序跋的理论意

义。

有些序跋正文之后，有一篇或几篇附录。附录一般是可以跟正文互相印证或可资旁征的，这对于我们准确而全面地理解正文是有帮助的。

近几年来，我们结合着对小说序跋的收集、整理和研究，也或多或少地接触了中国历代笔记中、诗文中、小说评点以及小说作品中的小说理论。我们体会到，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的把握，或者是对一个理论家的理论观点的了解，都必须要注意到一个理论家或一种理论观点提出的特定的历史条件、意识形态的互相影响以及和当时小说理论中的其他材料的联系；也只有这样，才能正确地认识与估价序跋的理论意义。

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收集、整理小说理论资料，并加注释说明，这是一种新的尝试，本书疏漏、谬误之处在所不免，敬请读者、方家惠予指教。

本书书名，我们请书法家吴文蜀同志题字，在此特向他表示衷心感谢！

编 者

1981年7月13日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前 言 | (1) |
| 西京杂记跋 | 葛 洪 (1) |
| 附 录：山海经序 | 郭 璞 (5) |
| 搜神记序 | 干 宝 (7) |
| 附 录：拾遗记序 | 萧 纶 (10) |
| 任氏传尾语 | 沈既济 (12) |
| 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| 庸愚子 (16) |
| 三国志通俗演义引 | 修髯子 (23) |
| 附 录：三国志演义序 | 金人瑞 (28) |
| 刻世说新语序 | 袁 裳 (30) |
| 附 录：批点世说新语补旧序 | 李 赘 (36) |
| 忠义水浒传序 | 李 赘 (37) |
| 附 录：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发凡 (选录) | |
| | 李 赘 (42) |
|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 | 金圣叹 (43) |
| 附 录： | |
| 水浒传序 | 张凤翼 (52) |
| 读第五才子书法 (选录) | 金圣叹 (53) |
| 点校虞初志序 | 汤显祖 (58) |
| 杨家通俗演义序 | 秦淮墨客 (63)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西汉通俗演义序 | 甄伟 | (68) |
| 东西汉通俗演义序 | 袁宏道 | (71) |
| 广谱史序 | 李日华 | (75) |
| 附录：《凡例》（选录） | | (80) |
| 金瓶梅序 | 弄珠客 | (81) |
| 附录：金瓶梅跋 | 谢肇淛 | (85) |
| 北宋三遂平妖传序 | 张无咎 | (86) |
| 古今小说序 | 绿天馆主人 | (91) |
| 警世通言叙 | 无碍居士 | (97) |
| 醒世恒言序 | 可一居士 | (101) |
| 隋史遗文序 | 吉衣主人 | (105) |
| 拍案惊奇序 | 即空观主人 | (111) |
| 二刻拍案惊奇小引 | 即空观主人 | (112) |
| 二刻拍案惊奇序 | 睡乡居士 | (114) |
| 西游记题词 | 幔亭过客 | (119) |
| 附录：新说西游记图象序 | 王韬 | (123) |
| 第九才子书平鬼传序 | 黄越 | (124) |
| 今古奇观序 | 笑花主人 | (128) |
| 虞初新志自序 | 张潮 | (132) |
| 附录：虞初新志凡例十则（选录） | 张潮 | (135) |
| 说岳全传序 | 金丰 | (137) |
| 封神演义序 | 褚人获 | (142) |
| 隋唐演义序 | 褚人获 | (148) |
| 水浒后传序 | 雁宕山樵 | (152) |
| 附录：水浒后传论略（节录） | 陈忱 | (156) |
| 水浒后传读法（选录） | 蔡元枚 | (157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聊斋自志 | 蒲松龄(161) |
| 附录：读《聊斋》杂说（节录） | 冯远村(165) |
| 儒林外史序 | 闲斋老人(168) |
| 儒林外史序 | 惺园退士(174) |
| 附录： | |
| 儒林外史回评（节录） | 佚名(177) |
| 同治甲戌十月开雕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例言（五条选四） | |
| | (179) |
| 平山冷燕序 | 冰玉主人(181) |
| 东周列国志序 | 蔡元放(185) |
| 附录：订正东周列国志善本读法（节录） | 蔡元放(189) |
| 娱目醒心编序 | 自怡轩主人(192) |
| 歧路灯序 | 绿园老人(195) |
| 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跋 | 盛时彦(201) |
| 燕山外史序 | 吴展成(206) |
| 附录：燕山外史“旧例” | 陈球(209) |
| 听月楼序 | 无名氏(211) |
| 石头记序 | 戚蓼生(214) |
| 附录： | |
|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（节录） | 曹雪芹(220) |
| 脂砚斋评（节录） | (223) |
| 红楼梦说梦（节录） | 二知道人(224) |
| 石头记读法（节录） | 太平闲人(225) |
| 护花主人总评（节录） | (226) |
| 明斋主人总评（节录） | (230) |
| 西游补序 | 天目山樵(232)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附录：读西游补杂记(选录) | 佚名 | (236) |
| 绘图镜花缘原序..... | 石华 | (237) |
| 荡寇志引言..... | 俞万春 | (241) |
| 儿女英雄传序..... | 马从善 | (245) |
| 五虎平西前传序..... | 无名氏 | (249) |
| 十二楼序..... | 钟离濬水 | (252) |
| 蜃楼志序..... | 罗浮居士 | (256) |
| 小五义序..... | 文光楼主人 | (260) |
| 海上花列传跋..... | 花也怜依 | (264) |
| 附录：海上花列传例言（摘录） | | (267) |
| 官场现形记序..... | 无名氏 | (270) |
| 老残游记初编自序..... | 鸿都百炼生 | (276) |
| 附录：老残游记初编卷一至卷十七评语（节录） | | (280) |
| 两晋演义序..... | 吴沃尧 | (283) |
| 洪秀全演义序..... | 黄小配 | (289) |
| 附录：洪秀全演义例言（节录） | 黄小配 | (295) |
| 梼杌萃编序..... | 忏绮词人 | (296) |
| 孽海花代序..... | 曾朴 | (300) |

西京杂记跋

[晋]葛 洪①

洪家世有刘子骏②《汉书》一百卷，无首尾题目，但以甲乙丙丁纪其卷数；先父传之。歆欲撰《汉书》，编录汉事，未得缔构而亡③，故书无宗本，止杂记而已。失前后之次，无事类之辨。后好事者以意次第之，始甲终癸为十秩，秩十卷合为百卷。洪家具有其书，试以此记考校班固④所作，殆是全取刘书，有小异同耳，并固所不取，不过二万许言。今抄出为二卷，名曰《西京杂记》，以裨《汉书》之阙。尔后洪家遭火，书籍都尽，此两卷在洪巾箱中，常以自随，故得犹在。刘歆所记，世人希有，纵复有者，多不备足。见其首尾参错，前后倒乱，亦不知何书，罕能全录。恐年代稍久，歆所撰遂没，并洪家此书二卷不知出所，故序之云尔。

洪家复有《汉武帝禁中起居注》⑤一卷，《汉武故事》⑥二卷，世人希有之者。今并五卷为一秩⑦，庶免沦没焉。

注 释

①葛洪（公元283—363年）——字稚川，号抱朴子，东晋丹阳句容（今江苏省句容县）人。曾任丞相掾，封关内侯。他深通儒学、医学，好神仙导引之法，被誉为“江左绝伦”“富于班、马”的学者。干宝曾幕他撰修国史，他固辞不就。晚年在广东罗浮山炼丹，并著书论方术。所著书近六百卷，除《西京杂记》外，现存《抱朴子》、《神仙传》、《本草注》、《肘后方》等。

②刘子骏（？—公元23年）——刘歆，又名秀，字颖叔，西汉沛（今江苏省沛

县)人，刘向之子。曾继承父业，总校群书，撰成《七略》，为中国目录学创始人。王莽执政，任“国师”。后因莽杀他三子，谋诛莽，事泄自杀。后人辑有《刘子骏集》。

③未得结构而亡——这句是说刘歆没有来得及根据自己收集的材料撰写《汉书》，就离开人世。结构：结构。

④班固(公元32—92年)——字孟坚，东汉安陵(今陕西省咸阳市)人。曾继父亲班彪《史记》后传的著作，被人告发私改国史，下狱。获释后召为兰台令史，转迁为郎，典校秘书。历二十余年，修成《汉书》，是杰出的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后人辑有《班兰台集》。

⑤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“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。”已佚。

⑥《汉武故事》——即《汉武帝故事》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唐书·艺文志》不题撰人。《宋书·艺文志》题班固撰。似是六朝人伪托。其中记汉武帝事迹，多有神仙怪异之言。

⑦秩：疑为“帙”字。

说 明

《西京杂记》是魏晋记载人间琐事的笔记小说。西汉都长安，自东汉迁都洛阳后，因称长安为“西京”或“西都”。作品所记多是西汉的琐闻、掌故、传说，以及宫室园囿、舆服典章、高文奇技等，故以“西京”为名。

这部小说“摭采繁富，取裁不竭”。鲁迅先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：“若论文学，则此在古小说中，固亦意绪秀异、文笔可观者也。”(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四篇)它是杂记短篇，常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，来加强故事耳闻目睹的真实感与说服力。其中有的琐闻、传说，故事性强，思绪奇丽，文笔曲折生动。如写李广打猎事，较《史记·李将军传》有更为生动具体的描绘。李广远见一只卧虎，用箭射去，“没矢饮羽”，向前一看，才发现是一块象卧虎的石头。等到他再射一箭时，箭簇破了，箭杆断了，那块石头毫无损伤。“至诚则金石为开”，被人们传为佳话。又如写巧匠胡宽，他在长安仿照汉高祖故乡

的街巷房屋营造“新丰”，竟使丰沛的男女老幼“各知其室”，犬羊鸡鳩“亦竞识其家”。汉代建筑技术的高妙与劳动人民的智慧也就生动地表现出来。“鸡犬识新丰”，成为有名的典故。《西京杂记》对后世文学很有影响。如“东海王公”、“秋胡戏妻”、“五侯鲭”、“玉簪搔头”、王昭君与毛延寿的故事、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等，多被后人用为典实，并被戏曲、小说作者敷演成长篇作品。

《西京杂记》的思想意义也值得注意。作品写高祖拥戚夫人倚瑟而弦歌，武帝四宝宫之陈设，赵飞燕与女弟居昭阳殿时之陈设，成帝蹴踘弹棋，哀帝为董贤起大第，霍光为淳于衍起第宅，韩嫣以金为弹，以玳瑁为床，等等，都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生活。作品对未央宫的营造，上林苑的名果异树，太液池、昆明池的描写；对七月七日穿七孔针，九月九日佩茱萸饮菊花酒的记载，也有助于了解汉代宫廷范围的建筑与民间风俗习尚。其他如司马迁发愤著《史记》，匡衡凿壁引光，平津侯设宾馆招纳天下才士等，都对后人有所启发。

《西京杂记》有《津逮秘书》本、《学津讨原》本、《古今逸史》本、《汉魏丛书》本、《龙威秘书》本、《碑海》本等。《四部丛刊》缩印傅氏明刊本，题“丹阳葛稚川集”，首有嘉靖壬子（公元1552年）孔天胤序，末有东晋葛洪的跋。

葛洪为《西京杂记》所作的跋，介绍了作品编录的情况。他自称“洪家世有刘子骏《汉书》一百卷”，因刘歆“未得缔构而亡，故书无宗本，止杂记而已。”他指出本书是“刘歆所记”，是录取未载入班固《汉书》的刘歆遗稿部分编成的。

但据班固《汉书》的刘向、刘歆合传，并未说刘歆写过《汉

书》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说“《西京杂记》二卷”，未标明作者；唐代颜师古《汉书》注说，“今有《西京杂记》者，其书浅俗，出于里巷，多有妄说”，也不著撰人，可知当时并不相信为刘歆所作。这可能是出于葛洪的依托。士大夫好逞狡狯，往往假托古籍异书来向人炫耀。如同汉代依托黄帝、伊尹一样，晋代说及汉代之事，就依托刘歆、班固；说及世外之事，就依托东方朔、郭宪。一直到宋、明时代，仍有这种伪作的情况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都说本书为葛洪所撰。唐代段成式《酉阳杂俎·语资篇》提到“庾信作诗，用《西京杂记》事，旋自追改曰：‘此关均语，恐不足用也。’”因而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又说“实则梁吴均撰。”鲁迅先生曾指出：“然所谓吴均语者，恐指文句而言，非谓《西京杂记》也，梁武帝敕殷芸撰《小说》，皆钞撮故书，已引《西京杂记》甚多，则梁初已流行世间，固以葛洪所造为近是。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四篇）

跋文还阐明本书编录的目的，是“以裨《汉书》之阙”，也就是补救《汉书》的缺失，显然是把它当历史看的，这说明魏晋时期尚未建立作为文艺创作的小说的观念。现在所谓魏晋小说，那时并不视为小说。“小说”一词最早见于《庄子·外物篇》，指的是远离大道的浅薄琐屑的言论。东汉以后，“小说”概念由言论变为短书、杂著。桓谭称“小说”是“合残丛小语，近取譬论”的“短书”（萧统《文选》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之一《李都尉从军》，李善注引《新论》）。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小说十五家，说是“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语，道听涂说之所造也”，包罗了史事、杂论、巫医、术数等各种内容。魏晋文人囿于这一传统观点，并未认识到想象虚构在文艺小说创作中的特殊性与必要性，从而把握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。他们编

撰的小说故事类笔记，或是历史琐闻类笔记，都是把不本于经传史籍的文献掌故、遗闻轶事、神话传说、鬼神怪异、杂录琐记等，统统作为真实可信的历史来记载。这似乎成了当时笔记小说取材与编撰方法上的共同特点。因此，《西京杂记》只是经史的附庸，还不算是有意识的文艺创作。《隋志》把它归入史部“旧事编”，《唐志》又把它归入史部“故事类”，说明本书名为“杂记”，却兼跨历史、小说两类。

附录

山海经序

〔东晋〕郭 璞

世之览《山海经》者，皆以其闕诞迂夸，多奇怪俶傥之言，莫不疑焉。尝试论之曰，庄生有云：“人之所知，莫若其所不知。”吾于《山海经》见之矣。夫以宇宙之寥廓，群生之纷纭，阴阳之煦蒸，万殊之区分，精气浑淆，自相渍薄，游魂灵怪，触象而构，流形于山川，丽状于木石者，恶可胜言乎？然则总其所以乖，鼓之于一响；成其所以变，混之于一象，世之所以谓异，未知其所以异；世之所以谓不异，未知其所以不异。何者？物不自异，待我而后异，异果在我，非物异也。故胡人见布而疑蜃，越人见蜃而骇彘。夫玩所习见而奇所希闻，此人情之常蔽也。今略举可以明之者：阳火出于冰水，阴鼠生于炎山，而俗之论者，莫之或怪；及谈《山海经》所载，而咸怪之，是不怪所可怪，而怪所不可怪也。不怪所可怪，则几于无怪矣；怪所不可怪，则未始有可怪也。夫能然所不可，不可所不可然，则理无不然矣。案汲郡《竹书》及《穆天子传》：穆王西征见西王母，执璧帛之好，献锦组之属。穆王享王母于瑶池之上，赋诗往来，辞义可观。遂袭昆仑之丘，游轩辕之宫，眺